

慕容冲之

鳳凰于飞

Murongchong zhi
fenghuang yufei

潇烟漠漠◎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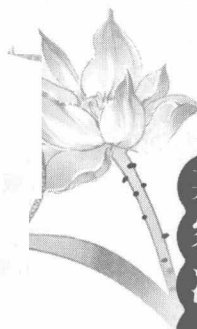
凤凰于飞，在涅槃之前，唯有点燃烈爱的火焰。
任凭一世荒凉，一世离殇，有我陪着你慢慢看流水年长。
于汹涌的战火中，于无尽的轮回里……

晋江原创网
WWW.JJWXX.COM



中国商业出版社





鳳子飛

慕容冲之

Kenghuang yulci

Murongchong zhi

潇烟漠漠◎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慕容冲之凤凰于飞/潇烟漠漠著.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44-6317-3

I. 慕… II. 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6860 号

责任编辑 王 彦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 * * *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开 34.75 印张 42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Contents. I



001·楔子

007·第一章
一梦难醒只道穿

018·第二章
少年作伴且开怀

029·第三章
且向风雨看明朝

044·第四章
世事无常家国丧

056·第五章
寒梅著花未？

067·第六章
绝世白虹舞翩然

079·第七章
花艳风清少年行

090·第八章
双飞入紫宫



101·第九章

天意从来高难问

113·第十章

儿女情真惜纷飞

124·第十一章

相见争如不见

136·第十二章

寄人篱下家非家

148·第十三章

步步惊心皆棋子

161·第十四章

握定今夕待黎明

174·第十五章

太后点鸳鸯

186·第十六章

凝眸望怎生是伤

199·第十七章

携君同去共芬芳

211·第十八章

鸳鸯两字怎生书？

222·第十九章

回首冰雪天涯

234·第二十章

花落水流红

248·第二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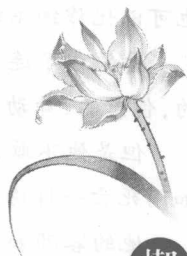
思君不见

258·第二十二章

云天苍茫夜未央

Contents 2





楔子

神仙紫缨梦

造个自己来爱是不是就不寂寞？

天上天。

除了人间，天外还有没有天？

天上有没有神仙？

紫缨梦是天上的神仙，他不列仙班，不入仙籍，一个人独守一片灿烂。

他住在苍翠葱茏的万里竹林内，风吹竹涛，连绵起伏。他也不知道多久，似乎久到忘记了衰老，笑话，他是神仙，怎么会衰老？

他坐在琉璃潭边上的青色巨石上，年复一年，吹一曲笛音缠绵。声音透过倾泻而下的瀑布，直飞入林，婉转哀婉，飞上云霄。即使天上的神鸟也会为他的仙音痴缠。

他紫色的长发，逶迤绵绵，他绝世的容华，别个神仙见了都会深深地自卑。世间，没有哪一种花，没有哪一种颜色，能够描绘他的美丽。

美丽的人，是高傲的，也是寂寞的。

竹林的尽头，也有一位仙人，叫莫离。他不知道等待了多久，痴痴地等，

他可以化作细细的风，穿过竹林，盘旋在琉璃泉上空，看着紫发青衣的人。

看的久了连自己都忘记自己是仙，仿佛自己一直都是那一抹风，轻盈的，伤感的，舞动云彩，吹拂清泉。

但是他不敢，一直都不敢去轻抚他的发梢，那紫色的如同梦一样魅惑，如同死亡一样诱惑，如同永恒一样神秘的发丝，随着风纷飞拂浪。

他的容颜如玉，是仙凡最纯净无瑕的容光。他的眸轻波荡漾，宛若琉璃泉水一样清澈幽邃。

莫离化作风，竟然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仙，忘记他痴望的人也是仙，他就这样轻飘飘地落下来，慢慢伸出手去抚摸那一挑亮紫色的瀑布。

心情激荡不已，忘却世间所有的戒律，内心的渴望，如火山迸发。

他的手还未曾碰到一丝发，但是很近，近到他能感到发丝的清凉，氤氲了琉璃泉的雾气，湿润清凉。

紫缨梦感觉到身后的气息，冷笑一声，风眸碎了清光，广袖挥舞，如流云满天，身体飘浮急退，立在琉璃泉水面。

白面风眼，青衣紫发，盈盈独立，宛如紫莲，绝世风华绽放。紫缨梦冷笑，怒，声音冰冷如水晶叮咚，珍珠落玉盘。

“莫离，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化作风偷偷潜入我的领地，哈哈！你离我远点，我自然不去管你，你竟然敢站在我旁边——”话音未落，清眸骤冷，青衣猎猎，紫发怒翻。

琉璃泉的泉水如同被释放的猛兽化成白练，喷涌而出，随着紫缨梦的轻舞，白练化作白龙，疾驰而去，直夺莫离性命。

莫离虽然善于变幻，但是法力却不及紫缨梦的千分之一，白龙袭来，躲无处躲，被重重击倒在地，现出原形，他痛苦地看着紫缨梦，哀声呼唤：“梦，为什么，你如此地讨厌我？看都不肯让我看一眼？”他的嘴角，血如溪流不止。

紫缨梦冷笑：“滚出去，下一次，我一定会杀了你！”他清冷的目光没有半丝温度，莫离的血滴落在琉璃泉边的青翠草叶上，叶子瞬间枯萎，他的血似他的心，苦痛得几乎枯萎，仙人的身体不死，花草却受之不起。

紫缨梦嫌恶地看着他，那一击他一点都没有留情，他知道他们之间实力相距甚远，但是他还是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一丝心软，毫不留情出手。

“梦，不管什么代价，我一定不会罢休！”莫离回头恨恨地看他，他宁愿



孤独也不愿意接受自己的陪伴，这样是不是残忍？

都说神仙逍遥，神仙也有情感，神仙的痛苦，却是更加挥之不去，痛心彻骨。

紫缨梦衣袖轻挥，琉璃泉水洒过莫离走过的路，枯萎的花草重新生机盎然，莫离的气息荡然无存。

紫缨梦呆呆地坐在池边，看着水中的倒影，那是一张怎样的脸？神仙见了也动凡心，修罗见了也想成仙。

他呆呆地看着，看了不知道多久，宛若化成一尊雕像，与那永恒流淌地泉水融为一体。

忽然他长睫轻颤，眸光莹然，脸上漾起灿绝天地的笑容，泉水中的人看着那双开了花的眼，笑得更加的甜，为什么要这样美丽？让自己都不由自主爱上自己！

他捏指成诀，口中默念有词，只见万里竹林如同青色纱幔，层层叠叠，由下而上，仿若城墙，即使仙人，也不可能飞渡入内。

他继续催动灵力，琉璃泉的水，如同生命激昂，沸腾化雾，蒸腾成云，渐渐飞在头上，遮住湛蓝幽渺的蓝天。

所有他能驱动的生命，皆为他效劳，所有他能掌控的咒语，皆为他呈现。

天地间仿佛他是一个独立，不在五行内，不入仙凡班。

他微微一笑，褪下身上天青色的丝衣，露出玉白色的身躯，修长匀称，仿佛按照心中理想的模样，以最纯净的玉为质，刀刀雕刻而出。

他伸手抚过自己的肩头，慢慢走入泉中，泉水深邃，他却漂浮其上，慢慢将身体浸入泉水，漫过腹部。

手摸在自己的左肋最靠近心脏的地方，借着泉水的滋润，他慢慢用力，玉白的脸上，豆大的汗珠急速滑落，流过白玉的胸膛，跌进清澈的泉水，溅起圈圈涟漪。

泉水慢慢变红，腥红的血，激涌，即使是仙，身体也是最宝贵的，损伤不得。他却抽出自己的一根肋骨，将它浸在水中，入水不沉。

他盘膝而坐，半入泉水，脸色苍白，唇色淡幽。默默地运功，吸收泉水天地灵气，渐渐地，眸色清莹，激涌的血止住了。

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疲惫，浓浓的倦意，他却不敢入睡。

他伸手捋下自己一把紫发，慢慢地细细地缠在那条肋骨上，然后将它

重新放进水里，清泉荡漾，圈圈涟漪，将它包围。

他催动全身灵力，周围瞬间暗了下来，天地失色，日月无光。

那紫色发丝缠绕的肋骨，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一圈圈淡金色渐渐晕染开来，在琉璃泉内，似乎莲花生长，又仿佛生命悄然绽放。

一层光芒围裹了她，看不清变化，但是却越来越浓，又越来越淡，深浅不已的颜色，浓淡不已的香气，弥漫，渲染……

紫缨梦浅浅地笑，凤眼点了星辰，红唇开了桃花……

看着金光中诞生的女子，她剪水秋眸，桃花面庞，粉嫩的红唇，娇柔魅惑。是一个像他一样的女子，他很开心，终于有了着落，心蓦地满满的，不必再对着潭水空寂寞。

女子朝他嘻嘻一笑：“你是谁？我是谁？”然后轻轻站起来，立在水面，倩影依依，玉体生辉。

紫缨梦随手一弹，一件紫色的纱衣从水面徐徐升起，慢慢地覆上来，包住她玲珑曼妙的身体。

“你叫竹君，你是我的妻子，我叫梦。”他朝她轻笑，她脸微微一红，但是却投入他的怀抱，相拥的感觉让他成瘾，几乎戒不掉，才知道世间为什么那么多的眷侣愿做鸳鸯不羡仙。

因为他的仙力几乎全部消耗在封闭空间、抽肋造人上面，他虚弱的如同初生的婴儿。

他爱极了她，她却如同不知疲倦的小鹿，在那个空间里东奔西跑，什么都是新鲜的，她穿梭在竹林间，拈起竹叶，吹出来的曲子可以媲美他的笛音。

他如同空旷湛蓝的天，她就是悠然飘荡的云，在他的怀里，化成了雨。

他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才能恢复功力，慢慢地，一点一点，所以每隔几天他都要闭关。那段时间他如同死去一样，为了不吓坏她。他悄悄躲开她，在一处僻静地洞中修行，却给她准备足够多的新鲜东西让她玩耍。

开始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自顾自玩耍那些让她觉得新鲜的东西，渐渐地却不喜欢了，她的新鲜感来得快去得快，最后她就只想和他一起，一定要时时看见他，否则便不舒服。

等她找他，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她急得哭了，觉得被遗弃了。

伤心的她，不知道怎么办，顺着竹林一直走，万里的竹林，她却很快走



了出去。

外面是高高的山，苍翠的树，蜿蜒的溪流，边上一个忧伤的男子面水垂钓。“溪水里哪里会有鱼？”竹君脸上兀自挂着晶莹的眼泪，男子放声大笑。

梦，你锁了天地，可是却锁不住自己的心！

冷然，风起。

“钓鱼都是愿者上钩！”莫离笑，看着竹君，她和他还真像，他竟然真的抽了自己的血肉来造人！

莫离心中愤怒到极点，难道他不知道，这样会让他损伤严重甚至魂飞魄散？如果这个女人聪明了，他的灵气就会慢慢消失！

莫离眯着眼睛看她，她足够纯净，如同天地间那一丝风，心下大恹，尽管她是他造出来的，可是他却依然恨不得杀了她，杀了她，他就会完全恢复吧？

心念一动，手上便提了灵力，似乎不经意对准她弹去，竹君肋骨造就，除了血肉相似，智力，灵力，却都是极为低浅。她根本不知道他的厉害，看不出危险，还笑嘻嘻地朝他走过去，要看他在溪水里钓什么鱼。

莫离心中冷笑，看来她并不聪明，甚至不知道人心险恶，他冷笑出声：“死吧！”然后灵力骤然发出，如波涛汹涌，排山倒海般向竹君涌去，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股力量围住她，让她动弹不得，感觉到令人窒息的巨大力量，她自己要被压得化为云烟。

莫离的笑越来越冷，谁也不能伤害他的梦，即使他造出来的人也不允许！他惬意地看着她挣扎，心里呐喊，死吧，死吧！

突然，他感到一阵剧痛，被一股大力猛然掀翻在地，青衣紫发，冷眸凝然的紫缨梦悄然出现，不但接下他全部的灵力，而且全力反击，莫离差点魂飞魄散。紫缨梦冷冷看着他，莫离奇怪的是，他怎么不上前杀了自己？照他的脾气，他不会罢手，唯一的解释，就是梦受了很重的伤，几乎不能发动灵力，刚才才是他最后一击！

莫离心中悲戚无限，他受了伤，他本来就虚弱到不行，竟然还来救这个女人，竟然不顾自己安危！他狠狠盯着他们，“梦，你为什么不杀我？如果你要杀我，我不会还手！”他伤心透顶。

“哼！你想让我杀你，我却怕脏了我的手，而且杀了你，恐怕那些自诩为正义的仙仙妖妖来啰里啰唆。”他弯腰抱起昏迷的竹君，头也不回走进

竹林。

身后的莫离，哀莫大，心不死！

造人，造仙，违背常理，违背仙规，但是竹君自己走出了那片封锁的天地，很快天兵天将就找了来。

他们的要求就是交出竹君，放入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内，熔炼成丹，魂飞魄散。

紫缨梦的脸色煞白，他冷眼看着那些自命正义的仙：“我所做的，对于天地人没有任何妨害，为什么你们一定苦苦相逼？”他的功力不过恢复了一点，根本抵挡不住所有的天兵天将。

最后太上老君出了个主意：“不如，就把她投入凡间，经过一世人间，从此便永堕红尘，不得返回。”

紫缨梦忧伤地看着竹君，她昏迷了，似乎睡着了，淡然如婴儿的脸，如果让她永堕凡尘，对她是多么残忍，她纯净得如同琉璃泉的泉水。

就让我自己来送她走吧，他唯一的要求，他们默许，撤退。

他根本不能抗争，否则两个人都死，魂飞魄散。紫缨梦抱着她来到琉璃泉边，深深地跪下去，将她浸在泉水里，泉水使得她的脸更加晶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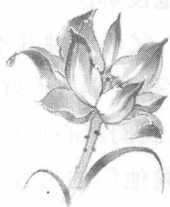
“竹君，我送你去凡尘，你可愿意？不要你自己受苦，让我陪你！”他凄然一笑，拼尽最后的灵力——聚血成珠，将自己对她满腔的爱都融入进去。血珠自泉水中升腾，凝聚成人形，比竹君更像自己，就仿佛真的是自己的模样。

他甚至等不及睁开眼睛。自己的灵力在急速地消耗，他只觉得自己似乎轻飘飘的，他聚拢最后的灵力说：“竹君，我把你们送去一个和平的时代，你们会喜欢的。”他笑，血顺着嘴角流下来，滴进泉水，漫过他们的脸庞。

如果只是送她自己走，他的灵力足够，但是他却消耗了几近全部，创造了一个自己，他苦笑，只好动用禁咒，短时间内提升灵力，灵力散尽，此生却再也不能恢复如初，那样，剩下的，恐怕只有一点点了吧？

任凭狂风随气而动，紫发飞扬，青衣萧萧，紫缨梦绝世容颜惨白如纸，在灵力激荡中，撕开时空的裂痕，竹君，到了人间，快乐地生活，有我陪你，不会寂寞！

泉水涌动，几近干涸，两个人影，渐渐消失……



第一章 · Murongchong zhi Fenghuang yufei

一梦难醒只道穿

郑心竹是名高三的学生，家有父母、双胞胎弟弟。她其实长得很漂亮，但是智商一般，成绩很差，以至于老师、家长都认为她上大学基本无望。相貌比她还要好看几分而且成绩一流的弟弟从幼儿园起就和她同班，他读书不用功，成绩却是超级棒，让郑心竹觉得命运都是偏心的。

对于郑心竹的学习成绩，在铁杵磨成针也不见成效之后，老师们都放弃了。即使她再如何地奋发图强努力用功，还是无法门门及格，运气好点的时候基本上都及格，结果最后还检查出老师错判了一题。就拿历史来说，除了“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以外，要是再让她多记住点皇帝年号谥号，颁布什么法令，实施过程结果意义，那就等于白问了。

但是她喜欢看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别人看她文文静静的表情下，却是满脑子的天马行空。她想问题的时候会习惯性地咬自己的食指，有的时候非常地用力，等到痛得受不了了叫出声来才发现大多数时候是咬到了，问

题也没解决。

父母对她并不是那种你无用我无视的态度，他们会笑眯眯看着她说：“女孩子学习不好没关系，反正现在读不了本科读专科，实在不行去读个中专，我们家心竹长得漂亮，找婆家是不愁的，学习实在无关紧要。”这样说的時候他们的笑容是和藹的，没有一点的违心成分，这就让郑心竹更加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当他们转向正在一边哧哧笑的皮肤过分的白、眉眼过分的漂亮的弟弟，语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表情严肃地说：“雅兰，现在快考试了，时间紧张，不许逃课，要是老师再来告状说你不上自习或者和女孩子出去约会，我一定不会轻饶你！”

郑雅兰就会不满地看着姐姐，朝她挤眼，明丽的眼眸满是戏谑。郑心竹撅着嘴不肯理睬他，她心里是郁结的，不是人家看到的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模样。

老弟比自己风光百倍，她从来没有男朋友，他的女朋友多得数不过来；她成绩不好，他成绩年年都是年级第一，保送最好的大学都没有问题；她身高一米六，他却一米八七，皮肤和她一样白，一样细腻，为人却又比她更加有魅力，讨人喜欢。

家里的亲戚以及见到她们姐弟的人都会不住地对父母称赞：“你们好福气呀，这样一双漂亮的儿女！”然后又毫无例外地说，“你们儿子可真出息呀，以后肯定大有作为！女儿这么漂亮肯定嫁个好婆家！”

就连名字，她也觉得无法接受，曾经问过爸爸：“为什么不是我叫雅兰，他叫心竹？你看他的名字人家总会当成女孩子，一个男孩子长得比女孩子还漂亮，一点都不像话。”妈妈就会笑着说：“谁也没有我们心竹漂亮，十八岁正是一朵花呢！你看看，这白嫩肌肤，水灵灵的眼睛，秀气的鼻子，红嫩的小嘴，我们心竹最漂亮了！”爸爸笑呵呵地看着她，说名字是写好放在桌子上让我们姐弟自己抓的，是她自己先抢着抓了自己的名字。郑心竹唯有叹气，这是什么世道呀？

高考前夕，大家都埋头题海，她却几乎无所事事，因为她无法对付那那接不暇的题目，一套题目没有做完，七八套又堆下来，埋头在高耸的书本试卷堆里，几乎无人会注意她。

唯一让她觉得自己有点用处的就是在汶川地震那段时间，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地震爱心小组，她便成了小组最热心最忙碌的组员，搞各种活动募



捐,捐款捐物,组织献血。本来她一腔热血一定要去现场救灾帮忙,可是却被爸爸批评了一顿:“你去了能做什么?就是去给灾区浪费粮食,抬不动砖,见不得血,不懂护理,你说你除了添乱,你去了能做什么?”然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心里郁闷无比,即使妈妈再怎么哄她开心,她也无法释怀。

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她却找不出自己除了妈妈说的嫁人还有什么用,嫁人也不见得自己就能做好,班里很多男生都笑话她迟钝,笑话她不够讨人喜欢,她能嫁什么人?

让她觉得自己更加矮人一截的事情还有一桩:已经十八岁了,但是女孩子人生的第一抹红却迟迟不来,妈妈为了这个不知道操了多少心,带她看过很多医生,吃过各种中药,最后也没有什么效果。她自己不觉得什么要紧的,反而觉得很轻松,不用像同学们那样担心什么时候来那个,提前多少天准备,而且有的因为那个来了肚子疼得简直受不了。

但是这样的事情在别人看来却是非常的不正常,大妈们总是用近乎怜悯的异样眼光看她,让她觉得自己像老鼠一样,每次回家总是先看看有没有熟人,没有就溜烟跑回家,有人就磨磨蹭蹭躲着熟人。

乱七八糟她无法理解无法释怀的事情开始堆积在心头,比高考的山还要高还要重,让她每天有点精神恍惚,脸色苍白,开始做噩梦。从第一次梦见以后,每天晚上都毫无例外梦见相同的情景:在一个似乎是黄昏的时候,她独自走在一片葱翠莹绿的竹林,幽幽暗暗,风吹过,竹涛阵阵,忽然一只五彩斑斓的大鸟直冲过来,金光璀璨,亮过白日太阳,让她头晕目眩,跌倒在地,挣扎起身却看到大鸟变成一个男子背影,身材顾秀,风仪静好,黑发拂动,白衣胜雪,飘逸出尘,却又看不见他的脸。

他不知道吟唱着什么,声音哀婉迷离,让人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想一探究竟。她细细地听,隐约听得是:凤凰栖青竹,无心莫相问,凤兮千年泪,凄凄只待君。郑心竹怔怔地听着,只觉得心头激荡着莫可名状的情愫,如激涛拍岸几乎无法自抑,她想走上前去,男子却渐行渐远,声音幽幽传来:“心竹,我一直在等你,即使千年,我终要等到你,留住你的身体,灵魂终究会回来的吧?”郑心竹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只觉得遗失了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可是却觉得如果失去了,就是自己一生都浑浑噩噩失去

自我。她抬脚追上去，场景却骤换，瞬间血雨腥风，充满腐烂气息的累累白骨中伸出无数只没有血肉的枯爪朝她抓来，拖住她的衣襟脚踝，冰冷的触觉如同湿滑疹人的蛇从脚踝蜿蜒上行，将她拖进飘着无数黏稠猩红的血池，彻骨冷寒灭顶而来，她极力地挣扎，却看到凤凰于飞在天际，伸出手却慢慢地被拖进血池底。

她挣扎着醒过来，浑身湿淋淋的，心跳如擂，照了照镜子，面色苍白如同鬼魅，自己又吓自己一跳。

这晚照例如此醒来，不敢再睡，便坐在书桌前发呆，想着自己梦中那白衣黑发的男子，自己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他的消失让她觉得若丢魂魄，仿佛跌进那白骨血池。风吹来，抬眼去看，外面月影婆娑，梧桐清影摇曳，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杏树却是疏影横斜地投影进屋。看着美好的月色，心情却没有丝毫平复，隐在月光投下的树影里，慢慢地又觉得眼皮沉重，仿佛置身于一个黑暗的洞穴，前面有团白光，不禁慢慢地朝白光靠拢了去，明亮得晃眼，里面金光灿灿，伸出手去，手却穿了过去，身子也漫在白光里，白光罩过来将她漫入其中。

郑心竹心下大奇，难道又做梦了？这次竟然不再是惊悚吓人，反而宛若仙境！茫茫的雾仿若山间清雾湿润清爽，带着淡淡的清甜气息，沁入鼻尖令人神清气爽。中间的白雾慢慢散去，郑心竹透过细微的轻烟，看清中间一个浑身散发淡金色光芒，紫发垂地，青衣飘逸的美人，美人盈盈一笑，朝她轻轻招手，待她站起来却见比自己高了很多，便知是个男子。

“你是神仙？”郑心竹凝眸端望，伸出手去碰触他周身的淡金光芒，触手温润，男子举步朝她走来，牵了她的手让她坐在软凳上，没有看见凳子，可是坐下去，却软绵如絮，竟然是云朵聚形成凳。

“我在做梦吗？”郑心竹感觉到他手心的温度，心里觉得满满的很充实，“不是做梦，如果做梦你不是应该做那个一直纠结你的梦吗？”男子淡淡一笑，竟然知道她的困扰。郑心竹讶然抬眼看他：“你——怎么知道？”他对上她充满疑惑的眼眸，仍是轻柔一笑：“因为我是神仙呀！”

“神仙？那我如何不是做梦？”郑心竹更加疑惑，站起身来环顾四周，淡然缥缈的透着清甜的雾气，又有一种清清的缠绵香气若有似无，袅袅不绝。伸出手去似乎可以将周围的雾气聚拢成形捏在手心，雾气湿润柔软轻轻地涨满手掌。



对上她疑惑的眼神，男子右臂轻舒，飘逸的水袖在眼前飘过，眼前就成了自己的房间。郑心竹惊疑不已，然后场景变化又回到充满云雾的所在。

“心竹，你来这里，是因为宿命，非你不可！而且还可以解开你的梦境。”他伸出手在空气中拨弄着虚无，却是聚气成形，一朵莲花轻盈绽放。一听到非你不可，郑心竹竟然莫名地悸动，是呀，活到十八岁，从来没有非你不可的事情，她总是弟弟的陪衬，别人觉得可有可无的人。

“是什么？”郑心竹急切地问。“不要着急，我慢慢跟你说，因为近来的天灾，使得天运地气有所改变，直接影响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历史运转出现偏差，又反过来影响了后世，所以战争、天灾、人祸不断。逐渐地世界也会慢慢消失。”他微笑着，眼眸却如无底深渊，幽渺深邃深不见底。

“我不懂，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能做什么？”郑心竹睁着黝黑的大眼不解地看着他。“因为你是解决其中一个问题的关键，你需要穿越到过去，完成曾经遗漏的那一部分。”他伸手替她拢了拢鬓间碎发，触手温腻，发间沾了湿润的水汽。

“穿越？”郑心竹惊叫出声，忽闪的大眼满是难以置信，那只有小说里才能看见，如何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可是没有一点运气的人，没有好运气同样没有坏运气，就那样可有可无地生活了十八年的自己会有这样的奇遇？

看着她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他轻笑，露出洁白如玉的皓齿：“去吧，只有你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你的世界才能平复下来，你也才会正常起来。”他朝她露出一个“你放心”的笑容。“等等！”郑心竹抓住他的衣袖急忙打断他，“我要去哪里？我还能回来吗？我——我对历史一点都不熟悉！”她急切地说出自己的担心。“没有关系，竹君，没有关系，只要是你就好，不用管历史，不用管它的轨迹，只要你置身其中了，历史就会朝着她固有的轨迹运转，完成了你的任务，整个世界就会平静下来——我们都会平静下来……”他轻轻捏住她的手，将湿润湿濡的雾气一同握进去。

“可是我——”郑心竹一点准备也没有，心里乱如团麻，一下子这么重要的任务落在身上，似乎要将她压垮。

“心竹，做你自己就可以，不用管其他的，只要做你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他牵起她的手，眼神温柔如水，如同碧波荡漾中清雅的白莲，敛进眼眸透入心底，让人的心淡淡地静下来。

“那——爸爸妈妈弟弟怎么办？我能回来吗？”她虽然觉得自己可有可无，可是妈妈和爸爸却是爱她的，她从来没有被遗弃的感觉。

“心竹，你又如何得知你现在的的生活不是你的梦呢？”说完他轻笑，“放心，你的家人都会好好的，关于你的一切，暂时会消失，这不是困难的事情。”他安抚地朝她笑笑。

“可以告诉我去哪里吗？”郑心竹虽然不能一下子从这样巨大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但是却愿意勇敢地接受。

“你去的地方是五胡十六国的燕秦，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慕容冲安静地在苻坚身边过完那三年，不要让他自杀，保证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被杀，就可以了。竹君，不要再做错了，没有可以回头的路再去选择，我——已经没有那么多了！”然后不待郑心竹反应，轻轻地吻上她的额头，一点金光自唇间溢出，慢慢地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亮得几乎睁不开眼睛，渐渐地人影消失不见……

穿越是什么？如何穿越？郑心竹可没有经验，当她感觉到那温润略带凉意的唇触到自己额头的时候，只感到自己仿若置身一朵巨大的白莲中，白莲闪烁金光，周围是望不透的清雾，雾气扑在面上湿漉漉的，微张嘴巴能感觉到带了温软的清甜。白莲仿佛浮在水面缓缓随波荡漾，又如同浮在天空的云朵轻轻飘荡下落。意识到下落这个词语，郑心竹只觉得形势骤变，如同从云端被打落一样急剧下降，感觉到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景色飞速闪过，耳边的风呼呼刮过，难道要让我直接摔到地上？郑心竹心跳如鼓，特别是听到人声看见人影晃动，更加害怕，只好闭上眼睛听天由命。

“保护中山王！”听得乱成一团的声音，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什么，郑心竹便非常狼狈地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身上如同散架一样疼痛难忍，她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罪那个神仙了，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竟然就这样将她扔下来。费力地睁开眼睛，却觉得如同跌进井里，透过叠叠黑影能看见湛蓝刺眼的天空，白云轻盈地露出一角，阳光在黑影边上镀上一层淡色金光，这是哪里？郑心竹心里充满疑惧，陌生的环境总是能让人无所适从。

忽然黑影退开阳光大盛，在眼前形成明晃晃的刺白的光，郑心竹的眼睛无法适应，大叫一声闭上眼睛。只听得耳边传来咣当哗啦的金属撞击声，